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五

咸豐七年丁巳正月己未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趙德轍奏英夷在粵滋事領事囉啪嘡赴蘇松太道衙門呈遞照會先經臣等恭摺密奏欽奉

密諭二道欽遵督飭蘇松太道妥為駕馭在案茲復據護理蘇松太道藍蔚雯稟呈該國公使咆呤照會臣等公文各一件鋪敘其在粵情形又稱不附逆民之黨不准逆民傍船停泊揆厥情形似有悔過求和之意而又不肯自行轉圜故誇大其詞意圖要挾其情實屬可惡惟犬羊之性無可理喻似不必絕之已甚臣等即就其照會內不忍害民不肯

助逆數語。代作轉圜之詞。欽遵
訓諭。告以從前萬年和約。原為永息兵端。今因旗號細故。違理稱兵。一經入奏。轉失該酋和好本心。准其咨會兩廣督臣葉名琛妥為辦理。仍歸和好。備文照覆。一面密飭蘇松太道鎮靜防範。設法駕馭。

怡良等又奏。上海為通商馬頭。夾帶鴉片煙土進口。誠所難免。及抽釐之議起。言利者即有在上海抽收鴉片煙釐每年可得百萬之說。耽耽虎視。意欲越俎代庖者不止一人。臣等與前撫臣吉爾杭阿以抽釐必須官給照票。煙販恃為護符。竟可任其所之。莫能究詰。直是弛禁。不獨顯違

諭旨。且以夷人屢求不准之事。一旦作此掩耳盜鈴之舉。即使每年可得百萬。尚不可行。況處處受人挾制。徒飽言利者之慾壑。歸公者不過十之一二。有損

國體。無裨軍餉。是以堅持定見。未經准行。而言利者直以臣為迂闊而不知權變。以致經費缺乏。彭玉雯原奏所稱上海貿易。為天下第一。若認真抽釐。可得百數十萬兩。無如該道恐礙羨餘。並不悉心經理等語。亦係誤聽浮言。將抽收鴉片煙釐。併而計之。實在蘇松太道並無羨餘可取。

硃批。知道了。若明給執照。抽收煙釐。必致處處受人挾制。擔虛名受實害。甚非計之得也。

辛酉。閩浙總督王懿德署福建巡撫慶端奏。竊臣等接據

署福建布政使事鹽法道裕福詳稱。琉球國中山王世子

尚泰咨開。查道光二十六年。咈囒哂國。遣咍吟𠷈等二人

到國淹留。種種滋擾。當經遣使咨請查辦撤回。至二十八

年。該國撥船接取所留咈夷回籍在案。詎於咸豐五年正

月間。該國又遣嗼咊𠹭路𠹭等二名通事華人葉桂郎一

名。到國占住。嗣於九月二十七日。有該國欽差全權大臣

水師提督吁㕲哮。坐駕兵船。率領屬船二隻。一齊到來。於

十月十二日。遣官在那霸公館相會。該提督帶領兵役。

把館圍住。既而入座。將文書一道。交官長展開。該官看訖。

即向提督云。文內木料菜水。並舟引導救難拯溺。卜地葬死。藏煤炭。借船隻等類。猶屬可允。至於借地借屋。不論暫住久留。總其自便等事。實係國禁。難以應允。祈爲體諒。該提督變色云。所開文書。乃係國王之命。必須領諾。該官婉詞云。敝國叨列

天朝屏藩。世膺王爵。凡有國家大事。必請命

天朝。方得遵行。乞賜寬日。該提督大喝一聲。左右兵役拔劍突入。執官將斬。該官自料守節就死。勢必波及於國。暫爲應允。至十九日。該提督帶同屬船二隻連䑸開去。現今所留咈夷嘫咪等。藉他勢力。擅自擇地占住。以爲久留之計。至

於前留咦夷嚜咡嗷因染病症攜帶眷屬搭船回去然其臨行之時將書籍器具等件封置寓所尚未帶去若再來淹留仍恐為禍不小當經名集眾官會議僉謂佛夷之強暴無忌國家之傾危不遠儻不使所留佛夷及蚤回去洵恐根深蒂固難以搖動至於咦夷事同一律宜應哀請

天朝救援伏惟敝國僻處海隅城池不固營兵無備屢遭西夷兇暴無力可防非伏

天朝德威別無他策統祈轉詳據情題請

皇猷勅諭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妥為查辦一面飭諭佛酋迅撥船隻接取所

留燕咪等回籍。一面飭諭咲酋。停止遣人再留之舉。則國

家安靜。宗社保全。舉國皆戴

皇恩。該際貢船入閩。理合咨請等因。由司轉詳前來。查該佛夷燕

咪等日久淹留琉球。肆意凌擾。迄今不撤回國。已難測其

居心。上年九月間。復有佛夷吁唎嗒到球。強議借地借屋

等事。凌辱該國夷官。迫脅允從。現在燕咪等擅自擇地占

住。以為久留之計。其咲夷前留在球之嗜咡嗷。復因患病

回國。仍將書籍器具。封置寓所。豫為病痊再來。以及換人

接替地步。遂致該國王世子。危懼驚疑。殷殷籲懇。既准請

查辦前來。飛咨

欽差大臣兩廣督臣葉名琛查看情形向撫開導勸諭咈酋迅撥
船隻接回本國咲酋勿再遣人淹留琉球地以免別生他釁
而示懷柔
硃批覽奏俱悉
甲戌廣東鄉試正考官王發桂副考官張興仁奏竊臣等
恭膺
簡命典試粵東揭曉後正在束裝突聞咲夷滋事奪占礮臺臣等
以變起倉猝殊堪駭異當向督臣葉名琛面詢情由始知
營員向夷艇查拏匪徒該夷以未經先期知照借端尋釁
屢有照會前來希冀入城以為挾制之計督臣堅持定見

將照會層層駁斥。該夷計無所出。旋於九月二十九三十等日。用礮攻擊新城。督臣衙署被毀。並施放大箭沿燒民房鋪戶多處。夷匪乘勢撲城。兵勇上城擊退。參將中鎗陣亡。夷匪亦傷斃數十人。當即解散。時督臣葉名琛兼署巡撫。因移至舊城內撫署辦公。該夷於十月初六七八等日。復用礮攻打城內。撫署亦被擊破。臣等公寓皆有被燬之處。居民傷斃十餘人。人心甚為惶惶。初九日早。該夷復欲攻奪東定礮臺。經兵勇帶領紅單船。亦用大礮回擊。將該夷大船煙筒擊破。夷匪悶斃百餘人。並傷兵頭二名。該夷始有怯志。民心亦漸次安定。臣等即於十二日起程回京。

丙子。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督飭罪員薩碧屯等籌辦夷圈燒搶貨物。據該華員等稟稱。當初夷貨到卡。准由卡員查驗。後因不由卡倫行走。無從稽覈。為今之計。若能將華商換給茶數查明。即知夷貨數目。約計燒賸餘貨。所短無多。擬請行令該國。派原辦之匡蘇勒官阿里克色克特爾前來會辦。自無可推脫。以杜要求。至修補夷圈房屋一節。前係該國帶來匠役建造。亦應俟該匡蘇勒官到時。再為商辦。

硃批。知道了。

己卯。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葉名琛奏防勦唉夷水陸獲勝現在夷情窮蹙一摺唉夷於上年十一月初七日攻東定礮臺經我軍擊沈船隻賊斃多名復因該夷放火欲燒西關民房轉風自燒夷樓巢穴一空並我兵屢次擊毀該夷輪船又將句串股匪擊敗該夷屢經挫衂各國俱知其計窮又因延燒貨物欲令賠償不肯助逆其勢似亦窮蹙此時若專判攻勦原不難置賊醜類惟控制外夷究非勦辦內地匪徒可比所稱該國有哩咖喇等國與之搆釁不能添兵來援無論傳聞未可盡信即使實有其事而事平之後豈不慮其稱兵報復從前林則徐誤聽人言謂唉咭喇無能為役不姑懾以兵威致開釁端迨定海失後即束手

無策。前車之鑒。不可不知。現在各國既知其無理。自有公論。日後英國傳聞。或不致有所藉口。如果該夷自知理曲。悔罪求和。並罷議進城。只可俯如所請。以息兵端。但不可意存遷就。致該夷故智復萌。肆行要挾。該督久任粵疆。熟悉夷情。必能設法駕馭。操縱得宜。勿貽後患。朕亦不為遙制。至江蘇閩浙等處。上年業經諭令該督撫。密加防範。如有夷船駛至。控訴稱冤。自當諭令仍回廣東。聽候查辦也。

二月。乙未。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據俄羅斯丈稱。現有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公文一件。祈為轉致等因前來。當即繕寫收到回文。交該夷領回。

硃批知道了。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前因

貴國民人在塔爾巴哈台地方。搶奪敝國買賣圈子。屢次行

文催賠。本屬細事。非我兩國之所為也。然此案不完。兩國

官員在伊犁地方爭論。有傷兩國相信之意。大非敝國所

願也。故欲將起事緣由。速為辦理。則兩國百餘年交好之

誼。可免稍有疑慮。今兩國官員。既不能將此細事完結。可

將原定文書及兩國相約條例。於本年夏季。交敝國派委

照料喇嘛學生來京之員。與理藩院商辦。伏思辦理此案。

原非難事。

貴國愚民既已犯法。自應按照強刦財物擬罪。此理兩國彼此皆知。所有搶奪財物拒傷商人原犯。似應如此定罪。況且賠補贓物一案。若搶奪之人不賠。令誰賠。伊等既無力賠。失查官員若不賠補。又令誰賠。令塔爾巴哈台地方搶奪買賣圈子之案。若不催令賠補。日後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民人再如此行。故國斷不能隱忍原諒。想

貴國定必確知也。為此咨行。

三月。丁巳。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茲接到俄

夷來咨二封。一係咨行理藩院文件。一係寄伊住京達喇嘛信函。並稱欲遣人進京。指日即至恰克圖等語。除照例將夷字遞送外。查咸豐四年。因該夷欲遣人進京時。曾經咨駁。此次俄夷遣人欲進京城。並未據情詳細聲明。從前遇有進京之事。經理藩院斥駁。此次即自備資斧。亦應將人牲數目。究係何事。聲明報院。如未奉到理藩院咨文之前。斷難任令入境。如再執意冒請。仍按舊章斥駁。均面諭該夷。照例賞給果品物件。善為遣回。

硃批。知道了。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敝國前經咨行

貴國公文。為兩國相恤。迅圖蔵事。以盡百餘年相交之道。現

因

貴國內地不靖。外寇侵擾廣州。敝國以相交之道。欲邊界安

堵如常。是以飭令敝國照料喇嘛學生之官員。會同貴院

官員。將一切事件辦完。併將從前要件完結。以期兩國大

有裨益。敝國君特遣親信大臣普提雅廷為使。令其推宜

辦理兩國交涉一切事件。用昭我國相交之道。其所派使

臣。諒貴院亦無不顧之理。如遲疑不從美意。必致别生事

端。此則與我國有益。現在無庸論理。即照相好道理。迎接

敝國使臣。妥為照料。今使臣迅赴

貴國京師。隨從人數無多。

貴國不難照料。請貴院即在交界處所。迎接敝國使臣。迅入

貴國京師。使臣者。即

貴國之友。敝國君之可靠大臣也。為此咨行。

辛酉。伊犁將軍扎拉芬泰奏。夷情叵測。商力難支。急籌撫

馭之策。兼備貼補之資。俄夷索賠一案。意欲仿照英夷成

案賠償。惟思撫夷之費。馭夷之柄。莫如於伊犁等處舉行

茶稅。按斤擬征。現在口外茶斤。頗為華商獲利之大宗。除

舉行茶稅外。一時別無良策。請飭下塔爾巴哈台阿克蘇
各大臣各就該處現在情形。酌擬稅則。迅即妥議具奏。將
一面詳擬章程。奏明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扎拉芬泰奏夷情叵測。急籌撫馭。請於伊犁等處
舉行茶稅一摺。塔爾巴哈台俄夷商貨。被金夫等燒搶。曾諭令
扎拉芬泰等。如銀數無多。或令華商分年減半賠補。亦須體察
該商力量。方能酌辦。茲據該將軍奏稱。口外各商俱形蕭索。惟
茶斤一項。為華商獲利大宗。請於伊犁塔爾巴哈台阿克蘇等
處征收茶稅。預為華商貼補地步。所籌尚屬妥協。著即照議辦
理。扎拉芬泰於夷務情形。較為熟悉。著即暫留伊犁。與常清法

福禮妥議章程。俟辦有就緒。再行奏明請旨。所有伊犁等處。無論茶色高下。均酌征稅銀一分。其塔爾巴哈台阿克蘇兩處。應如何設卡征收。著明誼海樸各就該處情形。悉心籌辦。總使內地兵民。既無買食貴茶之患。而於外夷通商。亦無窒礙。方為妥善。將來查明所燒貨物數目。如賠補之費。實無從出。即以此項茶稅銀兩。為華商賠補。並以夷貨價值之多寡。定分年賠補之久暫。俟夷案清完。留抵各城月餉。如此辦理。既無賠償之名。而該夷貨價有着。自不致另生枝節。儻肆意要挾。惟當堅持成約。據理折辯。不可遷就了事。或即查照成案。禁止茶黃出境。使該夷知利害所關。庶可就我範圍。扎拉芬泰既稱待夷之法。不外

撫馭兩端。必能相機籌辦。操縱得宜也。

辛巳。

諭軍機大臣等。葉名琛奏防禦𠸄夷獲勝並現辦情形一摺。覽奏均悉。𠸄夷船隻。自退出省河後。復經官兵連旬擊勦。壘次焚船斃匪。堵禦尚為嚴密。該夷被勦後。兩旬之久。既無動靜。自應暫緩攻擊。但水陸布置。仍不得稍形鬆勁。致懈士心。至該國以咆哮吧頓嘪。不應與中國啟釁。另派夷酋來粵定議。係得自傳聞。虛實尚未可定。如果屬實。所派夷酋。亦須夏間始能到粵。此時正可先定主見。以為將來定議地步。儻此次派來之人。尚講情理。即應以禮相接。勿使再有藉口。俾得自為轉圜。至咪咈兩國

又各國夷商俱就停泊。洋樓焚燬。必有怨心。咦酋不肯遽回香港。因恐各夷商索賠之故。則將來新酋到時。不特與中國定議。即與咈咪各國亦必有一番理論。該兩國與中國並無嫌隙。此次吧嗄嚧開釁情形。為夷人所共見。孰是孰非。定有公論。應派曉事之人。先與咈咪等酋詳加開導。使其了然於胸。俟咦酋到時。不致為吧嗄嚧等捏詞淆惑。更為妥協。當此中原多故。餉糈艱難。葉名琛總宜計深慮遠。弭此釁端。既不可意存遷就。止顧目前。又不可一發難收。復開邊患。該督於夷務情形。素所熟悉。諒能慎密妥籌。不負委任也。

四月。甲申。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接俄囉

斯米文。欲遣使進京。其護送官員。迅即來恰等語。當即咨
覆務將因何遣使進京。並人數多寡聲覆去後。茲又接俄
文一件。內稱。使臣現至額爾口城。不日即到恰克圖。擬於
五月內到京。懇求沿途照例供給。其遣使進京各情節。均
已曉諭使臣他他哩諾幅。即轉行報明理藩院。並聲明使
臣阿迪玉唐提。帶回石沙木哩普。均遣赴庫倫各等語。即
向他他哩諾幅。詳詢阿迪玉唐提有何轉述事件。據稱。聞
知嘆咭唎句結佛夷。由東海前赴天津。侵占地界。我兩國
均有妨礙。應如何辦理。是以派委使臣。會同在京之王大
臣等。商酌等語。及至再三窮詰。答以並非另有別情。查俄

囉斯遣使聲明各章程。雖與雍正五年定例。均屬相符。惟該夷人性情詭詐。但據一俄使之詞。率照定例。供應驛站。從前乾隆年間。俄囉斯遣使進京一次。業經嚴諭。嗣後不得援以為例。此次僅由庫倫咨駁。恐別生枝節。可否應遵照道光三年。咸豐四年。兩由理藩院咨駁。庫倫亦一體咨覆。並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各於省城要隘。妥為防守。如蒙

允准。即責成喀爾喀四盟。及總管各卡倫之公扎薩克等。嚴行傳諭。各於邊界不時巡察。並飭圖什業圖汗。車臣汗。於各

游牧選兵二千餘名。暗為操演外。今將咨覆文件。均交他

他哩諾幗石沙木哩普。照例賞給物件。遣回本國。

硃批。另有旨。回文底均覽。

理藩院奏。據俄羅斯館監督面稟。駐京俄羅斯達喇嘛巴

拉第呈稱。接到該國諭文。該國欲遣使臣進京商辦要事。

路由恰克圖經過。恐有阻滯等語。呈報前來。查該喇嘛呈

內。係欲遣使進京。商辦事件。不敢壅於

上聞。

駐京俄羅斯達喇嘛巴拉第。為呈明貴院事。三月十五日。

奉到本國上司諭文。內稱。今本國遣欽差大臣往

貴國。按相好之道。有緊要事件商酌。但恐沿途阻滯。關係非
小。等因。查讀通商條例內。如有緊要之事。不得稍有遲誤
推諉等語。伏思使臣來往。向不得遲滯。況今欽差大臣。所
商議之事。甚爲機密。現在暎夷等三國。有窺伺占據之心。
乘
貴國賊匪之亂。暗相句結。故敢殺人。肆無忌憚。彼蓄志深遠。
外國共知。本國相好。恐將來或爲大患。不得不據實相告。
況本國邊境與之界連。儻生事端。亦受其禍。祈將兩國邊
界之事。及早完結。以後情願與
貴國彼此相安相保。共防將來不測之事。兩國永遠相安。互

相輔助。本國深知大義。非同貪利之國可比也。但願

貴國勿懷疑心。致誤大事。本達喇嘛非敢干預國事。但奉本

國上司諭文。不敢不據實呈明理藩院貴衙門。為此謹呈。

諭軍機大臣等。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羅斯欲遣使來京商辦

密事一摺。覽奏均悉。俄羅斯狡猾性成。所稱暎夷糾約各國欲

往天津。伊欲來京密商等語。無非藉端恐嚇。欲與黑龍江外占

踞地方。並索賠塔爾巴哈台夷圈貨物起見。該復據理藩院奏。

俄羅斯達喇嘛巴拉第具呈。亦稱該國上司諭文。欲差大臣進

京等語。著該大臣等明白曉諭。告以中國與爾國交好多年。從

無差大臣前來商辦要件之事。本國但知遵守舊章。永遠和好。

今爾國達喇嘛巴拉第在京。呈稱。爾國因英夷等有窺伺之心。欲差大臣來商機密事件。已由理藩院具奏。大皇帝念爾國道路遙遠。向無差大臣進京之事。已諭理藩院行知該國照例但遣學生進京。毋庸特派大臣前來。從前英夷滋事。中國自行禦侮。不借外國幫助之力。至外國互相爭鬭。中國亦從不與聞。並無機密要事。應與爾國相商。至爾國既誠心交好。從前只有恰克圖一處通商。今大皇帝又准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通商。相待可謂優厚。爾國當知感激。現惟塔爾巴哈台焚燒夷圈一事。應行查辦。爾國既敦和好之情。即當派員會同該大臣等秉公辦理。速行了結。以後照舊通商。無傷和好。此外並無應議事

件。毋庸特派大臣前來。如此明白曉諭。不至墮其詭計。儻該夷不遵曉諭。仍欲前來。該大臣即當據理攔阻。告以已奉諭旨。不敢專擅。勸其回國。不可又無主見。再請理藩院指示。致為外夷看輕。惟該夷尚無開釁之端。但當密加防範。不可調兵防備。致事張皇。轉使該夷疑貳。是為至要。所有理藩院行薩納特文底。鈔給閱看。

又

諭。寄諭吉林將軍景淳。黑龍江將軍奕山。前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羅斯欲遣使來京。商辦密事。並據理藩院奏。俄羅斯達喇嘛已拉第具呈。亦稱該國欲遣大臣進京各等語。已諭知德勒

克多爾濟等告以中國與俄羅斯從無差大臣前來商辦之事。即稱英夷窺伺。從前中國並未借助外國。此時亦無機密可商。並諭理藩院行知該國。毋庸派大臣前來。儻該夷不遵。即據理攔阻。不可仍請理藩院指示。該德勒克多爾濟等必當遵諭辦理矣。惟恐該國為庫倫所阻。或向吉林黑龍江取道。又行瀆請。該將軍等亦當據理阻止。與庫倫一律辦理。並不可稍涉張皇。致啟該國猜疑。是為至要。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本年三月初四日。

貴國來文聲稱本職隨文送到之薩納特衙門行知理藩院

文一件。及寄給住京達喇嘛巴拉第文一封。業已接收。除致信外。係因何事欲遣使進京。由何路行走。共人若干。途次所需牲畜若干。咨詢前來。一則本職所知之處。早經達知貴大臣。本國使臣職任較大。人係敝國君親信之人。敝國君既係專諭該員。其所諭之事。伊自能明晰告訴。我國使臣之銜。即係吉那拉勒固畢爾那托爾。雖吉那拉勒固畢爾那托爾亦不得知本國君所諭普提雅廷之事。然閱我國上司咨來之文。大率為關兩國要緊之事。欲我國使臣遠往京師也。但使臣職任雖大。隨帶之人無多。不過官五員。僕役八名。兵丁十名。其沿路所需牲畜。馬不過二十

五匹。駝不過二十五隻。查我國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兩國彼此所定和約。內載。兩國若遇大小使臣到界。由驛護送等語。此足可信我國使臣前往京師之事。

貴國必照通商之例辦理。至本國畢爾那托爾。可告知貴大臣者。我國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文內。必將遣使各情。明白開載。其文內大意。不惟本國畢爾那托爾不知。即吉那喇勒國畢爾那托爾亦不知之。謹按友誼。預行達知貴大臣。似此緊要之事。若少為遲誤。恐致不合。勿令職獲咎於上憲也。所有貴大臣一切辦理之處。速請示知。為此咨行。

為咨行事。昨聞固畢那托爾咨貴大臣。以敝國君派委伏
臣。欲赴
貴國。令本職知照貴大臣。使臣格拉幅。即本大臣之謂也。現
於三月初八日。已抵伊爾庫特城。不過十四日即可抵恰。
謹按兩國和好貿易章程。
貴國上憲。務須按照本大臣職銜。及因辦要務。從優看待。並
望將本大臣隨員。先期令沿途支應方好。是以先行致信
貴國。現在時勢緊要。本大臣欲於五月內。迅抵
貴都。所帶文武各員護送差役人等。一切行李共五千八百
斤。所需驛馬二十五匹。駝二十隻。儻不能一起運送。即可

分作兩起。一起俟本大臣抵京後。再為運送亦可。至派本大臣之事。實難形諸筆墨。故令本大臣派往庫倫之文官他他哩諾幅通事石石瑪哩業幅將委職之事。面稟貴大臣。即請轉詳理藩院。所有本職之事。既已告明。本大臣必速至京城。以期兩有利益。為此咨行。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昨據貴國委員他他哩諾幅等。來至庫倫。本大臣詳閱來文。並閱爾國飭諭該委員之書。知現在貴大臣已抵額爾口城。指日即可抵恰。五月二十一日。可以到京。且委員他他哩諾幅專稱。此案原由。前已由薩納特衙門。

咨行理藩院等語。除此次文內事件。逐款聲明。迅即申報
大部。俟示覆到日。另行迅速知照外。所有貴處委員他他
哩諾幅等歇住數日。妥為旋回。為此咨行。
為咨覆事。昨據貴國兩次文稱。塔爾巴哈台遊民。焚搶貨
物。應如何賠補。並因中國地方不靖。特派親信大臣。隨同
照料學生官員來京。會同本院商辦等因。查塔爾巴哈台
焚搶一案。係兩國民人爭鬭小事。彼此均應速辦。本院業
已行文伊犁將軍。令其秉公查辦。此事已經咨行貴國薩
納特衙門。貴國接奉此文。即聽候伊犁將軍辦理。斷不致
稍有偏袒之處。儻有應商事件。亦應就近向伊犁委員。斟

酌妥辦。此次貴國照料學生來京。應照定例辦理。毋庸特
派大臣遠道前來。貴國從前通商。只恰克圖一處。自道光
三十年。蒙
大皇帝人准其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通商。相待之意極為從
厚。此次兩國民人爭鬬。各有不是。無難各自懲辦以歸平
允。斷不肯因此小事。致傷和好。再貴國聞內地有不靖情
形。欲派使存問。足盡友誼之道。惟
大清國地方遼闊。外省雖有匪徒滋事。然距京尚遠。現派官兵
勦洗。將已竣事。目下都京人心安恬。貴國可免懸念。總之
兩國辦理此事。務宜仍照舊例。各盡和好之道。秉公辦理。

斷不可稍有不和。至駐京達喇嘛在本院呈遞稟詞。貴國因唤夷有窺伺之心。欲差大臣來京會商。本院已將呈詞

奏聞

大皇帝。查從前唤夷滋事。中國自行禦侮。不借外國幫助之力。至外國互相爭鬪。中國亦從不與聞。並無機密要事。應與貴國商辦。毋庸特派大臣來京。均照本院咨文辦理。為此咨覆。

癸卯。伊犁將軍扎拉芬泰奏。接據俄夷匡蘇勒官咨稱。中國人出卡找挖金砂。望將挖金人等預先遞回等語。查金廠早經停撤。自應嚴禁民人。不准挖金。第伊犁相距塔爾

巴哈台窵遠。是否真情。實難懸揣。一面飛咨明諳派員巡查。悉數勒回。再明諳來咨調派協領圖們泰等赴該城。以使與該夷理論等因。現在努西屬該城。如果探有俄夷前往之信。由該城隨營咨調。飭令前往。

諭軍機大臣等。札拉芬泰奏。接據俄夷匡蘇勒官來咨。籌辦情形一摺。阿爾噶依圖金廠。早經停撤。何以居住伊犁之匡蘇勒官咨稱。西畢爾派兵。將穵金人等逐回。人稱該總管吩咐致信於兵隊未到之先。預行逐回。是否藉詞聳聽。抑係該處尚有穵金流民。著明諳速派妥員。前往卡倫認真巡查。如有私越偷穵者。即悉數勒回。以息爭端。札拉芬泰所給俄夷匡蘇勒官回文。措

詞尚屬得體。即著照此辦理。至明誼咨調協領圖們泰等赴塔爾巴哈台。以備與俄夷理論。自係為先事預防起見。但該夷遣官前來。遲早未定。圖們泰哈布齊賢等派管夷圈貨物。現當稽查喫緊之際。未便久曠職守。著俟塔爾巴哈台接准該夷遣官明文。再派協領一員。兼程前往。尚可無誤。俄夷藉端生事。其情叵測。雖未顯形背叛。不可不預為之防。扎拉芬泰於夷務情形。較為熟悉。本日已明降諭旨。仍著補授伊犁將軍。務當體察情形。與明誼妥籌辦理。以副委任。

五月。癸亥。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葉名琛奏𠸄夷被創後。久無動靜。擬暫停攻

擊。以待轉圜等語。至今月餘。未見續報。目下夷情是否已就範

圍。不致別起釁端。抑或尚在相持。迄無定議。至粵海關稅課。為

各省軍餉要需。現在曾否與他國通商。有無收納關稅之處。著

該督迅行詳細具奏。以慰廑懷。

丙寅。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奏。前因俄使欲進京

城。業將咨駁文件解妥。專候理藩院咨文在案。今據俄使

文稱。派伊進京。有緊要事件。今耽延日期。亦無回文。現有

行理藩院文件。並咨行達喇嘛巴拉第文件。毋許少停。趕

緊遞交等語。查該使臣雖係全權。係本國稱謂。豈得任意

定期。咨文內許多違悖字句。今接奉理藩院咨文。業於五

月初四日。照例委員咨送。其阻止遣使進京駁文。一併咨

覆。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庫倫辦事大臣事。本年三月二十三日。敝國官員

他他哩諾幅。攜帶由額爾口城咨行文件。併曉諭他塔幅

口傳言詞。敝國君因何派職赴京情由。令其明白稟知。及

責成之事。令其上緊辦理。並將緊要情由聲明。惟思此事

出於必須急辦。庶兩國均有裨益。

貴國不令本職赴京。推諉遷延。有逾時日。實屬不合兩國和

好之道。查敝國咨行貴院文件由庫倫轉行

貴都。迄今已逾月餘。計京城距敝國邊界。凡有敝國緊要事
件。
貴國回文到恰。往返二十餘日。即可遞至。何以如此遲延。貴
院既知派職情由。何以如此推諉。迄今尚未覆回。今派本
職赴京。會同
貴國王大臣。商辦關繫事件。
貴國自必知之。今敝國君委職從推行文貴院。轉飭恰克圖
司員。以便早赴
貴都。此文遞至貴大臣處。斷不可稍延一日。即遣驛站官飛
咨

貴部。並有咨行駐京喇嘛學生文件一。併呈送。為此咨行。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前由潡國薩納特衙門。行知貴院文內。責成
本職事件。因屬不易。至於辦理關繫兩國有益之事。自當
因時速辦。職書提雅廷。惟恐躭延。是以未至貴院以前。先
知照庫倫辦事大臣。即遣隨從官他他哩諾幅。遵奉本國
君之意。早赴
貴部。無論途次艱難。輕騎減從起程在案。然皆知
貴都至庫倫往返行文。不過二十五日。但潡國薩納特衙門
前行貴院咨文。將及月半有餘。何以貴院至今尚未回覆。

兩國彼此行文既已明定和好何以如此耽延貴院請查
雍正五年兩國互定九條和好章程敝國向有存案
貴國亦無從推諉諒
貴國均已洞悉若欲更改舊章亦應彼此商酌然後可行此
次所派使臣
貴國或不肯迎接推諉耽延另指他處商議此事則未免有
違和好之道此次貴院回文於五月賫到尚可聽候若再
遲延即不由恰克圖行文查雍正五年約定和好章程六
條內開俄羅斯差人行文止由恰克圖一路行走設有要
件准由各路徑行等語因思往返遞報之人既准行走使

臣亦可任來。蓋兩國或議和好。或議軍旅。責任至重。如至

五月以前。並無回文。矣

貴國因本職由蒙古地方赴京艱難。本職即照和好章程。帶

領從人。擬定由黑龍江滿洲地方。逕行赴京。惟望貴院作

為公正之舉。務於五月二十一日以前。咨令駐劄滿洲地

方大臣。本職由該處經過時。妥為照料。若不如此辦理。恐

敝國咨行貴院文內。有所違悖。為此咨行。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茲據貴處由恰克圖遞到咨文一件。本大臣遂

一閱看。我

大清國臨御中土。係屬

天朝。內外各處大臣任內應辦事務。均有定制。前次貴國與我

國一切商辦事件。有由薩納特衙門行文大部者。又有由

國畢爾那托爾行文本處者。本大臣奉

大皇帝諭旨。總理邊疆事務。貴國一切事件。絲毫並未推諉。均隨時辦理。應報大部者。即照定例報部。應本處承辦者。即在本處擬結。閱年已久。本國大部。係管理外藩各部落衙門。況我國幅幘遼闊。一切應辦事件。輕重均屬不少。從前貴國行文大部。並無定限。本大臣凡事均覈其情由。與舊例相符。即當允准。如舊例不符。亦未便遽准。惟此次念兩國

和好之道。所有貴處咨行大部公文。及寄與爾國喇嘛之件。均轉致大部矣。為此咨覆。

為咨行事。昨因貴處委員他塔哩諾幅等。至庫倫時。當由本大臣將伊等帶來文內之事。及該員稟稱之詞。逐一申明咨報理藩院矣。茲據大部由驛遞到咨行貴國薩納特衙門咨文一件。本處即照舊例。專員送至國畢爾那托爾斐多羅斐赤矣。惟我

大清國與爾國相交有年。從未派過大員。商辦要事。我國惟知遵守舊例。永敦和好。昨因駐京喇嘛已拉第呈稱。喚吏有窺伺之意。貴國特派大員。商議機宜。當經理藩院奏明。

大皇帝念爾國道路遙遠。且從前亦無派員進京之案。是以令理
藩院行知爾國。照例令學生來京。毋庸另派大員前來。且
從前哄夷滋事時。本國自行禦侮。並未借助外國。即外國
相爭。我國亦未干預。況爾國並無應行商辦之事。爾國既
以誠意相交。向止恰克圖一處通商。我
大皇帝又准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通商。待爾可謂厚矣。爾國
尚知感激。現惟塔爾巴哈台焚圈之事。理應查辦。爾國如
敦和好。立即派員會同該大臣秉公迅速辦結。照舊通商。
庶於和好無傷。此外並無應行商辦之事。是以迅速咨行
貴大臣理應按照本國大部奏明咨薩納特衙門公文。即

行旋回。本大臣奏准在案。不敢絲毫遷就。亦斷難再行申
報大部也。合併咨行。
丁卯。伊犁將軍扎拉芬泰。奏解茶稅情形。自接奉部文。出
示曉諭。商販樂從。即照部文以制錢二串。抵銀一兩納稅。
並伊犁附近商民。入山採茶。即添設印票。以便與茶行一
體稽察。
硃批知道了。
甲戌。
欽差大臣大學士兩廣總督葉名琛奏。密陳近日夷情。
硃批知道了。該夷乘機起釁。

天朝其體理宜然也。惟犬羊之性。詭譎百端。仍當審為防範。勿存
輕視之心。俟新酋到後。設法妥辦。總宜息兵為要也。

乙亥。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羅斯欲遣使來京。恐其取道吉林黑龍江。
當即諭令景淳。奕山。據理阻止。並由理藩院行文知照矣。玆據
德勒克多爾濟奏。該國咨行理藩院文內。稱此次回文。於五月
覆到。尚可聽候。若再遲延。即帶領從人。由黑龍江滿洲地方。徑
行赴京等語。俄羅斯必欲來京。未知是何居心。如到吉林黑龍
江等處。該將軍等。仍當諭以中國既與爾國和好。惟有事事悉
遵成例。方能日久相安。剴切開導。據理攔阻。一面將辦理情形。

據實具奏。丙子。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因俄使阿迪至庫捉欲赴京城。雖經咨駁。惟因候理藩院行文。稍遲時日。該夷使以為推諉。催令迅將咨行文件趕緊遞送等因。今於五月初四日。接到理藩院回文。即委員遞交固畢爾那托爾去後。今據投遞文件之台吉等回至庫倫。述稱該夷使欲由東海前赴天津。取道進京。業於五月初五日。由恰克圖起程。先前該國聞聽𠸄夷句結佛夷。欲占天津地界。該使臣到京後。與王大臣酌商。伊係特派之使臣。現雖駐有二十餘日。未奉回文。今奉委由東海前赴天津。取道

進京各等語。是該夷行蹤詭秘。已可概見。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德勒克多爾濟奏。俄羅斯咨行理藩院文稱。欲由黑龍江徑行赴京。當即諭令景淳奕山等據理攔阻。茲又奏稱。俄夷欲由天津赴京。商謀咦咭唎佛蘭西二夷之事。該夷使臣已於五月初五日。由恰克圖起程。約略閏五月二十日前後到津等語。俄夷向無差大臣進京之事。曾諭理藩院行知該國。並無機密要事可商。毋庸特派大臣前來。著譚廷襄密飭天津鎮道。妥為防範。不可稍事張皇。如該夷到津。一面馳奏。一面不動聲色。妥為羈縻。勿使該夷疑貳。致啟釁端。是為至要。

閏五月。壬午。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囉斯欲遣人赴京。諭令德勒克多爾濟等
明白開導。設法阻止。昨以該夷復有閏五月二十日前後即到
天津之語。復諭譚廷襄烏勒洪額。妥爲羈縻。勿啟釁端。惟該夷
此次決意來京。特以商禦𠸄咈二夷爲詞。語多恐嚇。總未將實
情吐露。其中藏叵測。已可概見。咸豐三年。該國咨行理藩院。欲
於格爾畢齊河之東。未經分界之地。安立界牌。當諭庫倫。吉林
黑龍江。三處各派委員前往。會同查辦。彼時因康熙年間原立
界牌。自格爾畢齊河河源起。至東海以外興安嶺爲界。山陽爲
中國屬地。山陰爲俄夷屬地。惟烏特河等處。未經分界。故有會
辦之舉。乃往返年餘。迄無定議。五年夏閒。該夷遂有堵禦𠸄夷

之說。竟駕兵船艦駛。由黑龍江。松花江。上下行駛。並於黑龍江左岸。及吉林所屬闊吞屯地方。蓋房留兵。並稱欲將興安嶺西南景奇哩西里木的牛滿等河源。及千木呢哈達嶺脊。均分給伊國。俾伊得以水陸通行。疊經景福。英山等。屢次阻止。該夷雖未滋事。而兩年以來。行走如故。至今分界之事。仍未斷結。人咸豐五年八月間。塔爾巴哈台地方民人。將該夷通商貿易圈子燒燬。實因該夷擅殺穵金民人。結怨所致。已經獲犯懲辦。而該夷堅欲賠還。侈口需索。從前止恰克圖一處通商。道光三十年。始准在伊犂。塔爾巴哈台。兩處通商。原係朕格外加恩。乃該夷因夷圈一事。擧言必欲賠償。經扎拉芬奏。據理開導。該夷不允

而去。現亦尚未解結。忽又有遣使來京之說。難保不即為此兩事。而以商繫咪唎為名。且咸豐三年夏間。普提雅廷曾到上海。聲稱欲進口貿易。此次遣來。仍係此人。必有詭謀。況業經由理藩院行文知照該夷。毋庸來京。而該夷不遵回文。言欲到天津。未便由京派員與之議論。如果該夷到津。譚廷襄等密派曉事大員。察其來意如何。再與理論。儻仍稱堵禦咪唎。當告以兩國和好。原以各守舊章。各安疆界為要。從前咪夷犯順。中國未曾借助於外國。至外國互相爭鬬。中國亦從不與聞。該來使意究欲何為。應由該國薩納特衙門行知庫倫辦事大臣。知照理藩院覈辦。至天津並非應到之地。此處地方官亦無應行代奏之

心。礙難辦理。如仍欲假道黑龍江。則告以風聞兩年來。該夷不遵舊約。任意行駛。該將軍因和好有年。但以言語阻止。不敢詳細奏聞。若必上達天聽。則是該夷圖占地方。起釁之咎。彼國先有乖和好。於理不順。若提焚燒園子一事。可告以現在查辦。兩國均當秉公定議。斷不因此而傷和好。若提及進京一節。告以向來朝貢各國使臣到京。原有接待陪臣之禮。該夷既為與國。來者又係大臣。應如何接待之處。理藩院並未辦過。恐其簡慢來使。反傷友誼。不如仍照舊章。可以相安無事。中國不願來使進京。無非為恪遵成例。永遠和好起見。並無他意。聞得理藩院早已行文知照該使矣。以上各情節。譚廷襄等當但默識於心。

知近年來有此數事。待該夷說到何事。即可隨機應對。其所不
提者。毋庸先露端倪。布政使錢炘和前在天津。隨同辦理咪夷
事件。該署督此次即可派令前往。本日復降旨將文謙發往直
隸差委。該員前此曉諭咪夷。頗能力持大體。即着與錢炘和同
往。會同烏勒洪額。並該鎮道等。相機開導。譚廷襄着毋庸親往
天津。文謙等到彼。亦不必遽與接見。夷船到後。先令海口員弁
向其詢問。該夷必欲請見大員。然後由鎮道藩司。以漸而至。庶
事機易於轉圜。文謙即作為本在天津。並非由京初到。設或該
夷投遞文書。概不准收受。總告以天朝體制。各有職守。凡關涉
俄囉斯事件。非庫倫不能入奏。一面將接晤情形密奏。仍勿使

該夷知悉。儻能遵諭回帆。情詞恭順。俟其起碇時。或由地方官
酌量輕重。致送食物等件。以存撫馭之意。切勿於初到之時即
與酬酢。如其始終桀驁。待之當不惡而嚴。並毋庸致送食物。並
密飭沿海居民。不准與之交易往來。賣給食物。使其無可逗留。
自當廢然而返。

乙酉。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接奉寄
諭。俄囉斯遣人赴京等因。欽此。伏思該夷不遵文諭。應察其來意
如何。再與理論。泳令錢炘和。先期前往。與文謙。會同烏勒
洪額。暨該鎮道等。相機妥辦。至海防關繫緊要。攔江沙彙
稱天險。大船出入較難。而舢板往來。究竟未能阻隔。前飭

天津鎮道豫將礮臺修理完固。海口事件密為布置。並以
大沽河面寬闊。擬令相度添辦浮橋一座。以資防守。業據
該鎮道等禀覆。遵照設法趕辦。每年南風司令。天津鎮應
赴大沽口駐紮。派船出洋巡哨。現據該護鎮岳克清阿呈
報。已於五月二十六日。起程前往巡哨。可不致誤。

硃批。知道了。

譚廷襄又奏。署提臣雙銳。前在津與文謙等。同辦夷務。甚
為得力。此次該夷赴津。要在設法覊縻。萬無開啟釁端之
理。海口內外。早經密飭鎮道。妥為布置。惟夷情叵測。且俄
囉嘶船隻。從未來至腹地。其人能否明白馴順。無從揣度。

與唊夷之曾經至津數次者不同可否

敕令雙銳密赴天津與錢炘和等會商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奏請飭雙銳赴天津等語俄囉斯欲遣人赴京並有閏五月二十日前後即到天津等語業經密諭譚廷襄烏勒洪額嚴密防範設法開導並派文謙錢炘和會同烏勒洪額及該鎮道等商辦矣署提督雙銳前此唊夷到津與文謙等辦理尚合機宜現在景州邊界又安該署提督接奉此旨著即馳赴天津與烏勒洪額文謙錢炘和等察看情形會商辦理其景州兵丁即暫交遊擊文成管帶並着譚廷襄迅催副將達年前任景州接帶官兵毋稍遲誤

丙戌。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淳。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數德奏。接據黑河口卡官報稱。夷官多爾嘧通事塔布諾幅。隨帶鎗械。自下游抵卡。欲由三姓便回本國。又准委員先後報稱。海蘭池地方有蓋房三間。並製農具。又有夷人均駕小船。載鎗下駛。聲稱前往松花江。查勘屯種准薪處所。又續有夷船多隻。前赴閤各有事等情。隨即飭卡站查。並飭所屬各要隘。密加防範。勿稍疏懈。

硃批。知道了。

丁亥。陝西道御史張興仁奏。臣聞英夷自就撫以後。各海口准與通商。江蘇上海。夷船輻輳。貿易尤繁。凡江西福建

安徽所產之茶。及浙江。江蘇所產之絲。皆運往該處售賣。為徵課大宗。夷人例止准在水次收買。不准闌入內地。乃近年以來。往往乘坐內河船隻。挈帶夷婦。潛至浙江杭州湖州各府地面。任意窺伺。登高則圖繪形勢。入市則散布夷書。種種詭異情形。居心叵測。地方官並不查辦。遂至無所顧忌。近復在烏程縣屬之横塘橋。租賃房屋。開設藥行。意圖占踞地方。偷漏關稅。有吳香谷者。從中句結。出名包攬。求查上海稅課。為數甚鉅。現值軍餉孔殷。每資籌撥。近來徵権之所以日有起色。良由夷人應納之稅。責令商人賣貨時。按數代繳。是以絲毫不能隱匿。若聽夷人在內地

購繭繰絲則鄉民賣繭之時既不使零星抽稅迨運絲出
洋不經商人之手稅銀何所責成正課從此短絀實於東
南財用大有關繫且恐其與內地奸民彼此句串滋生事
端應請
旨飭下浙江江蘇各撫臣妥籌等語並申明成約永不准夷人深
入內地至奸民貪圖漁利導引為奸實屬不法應由各撫
臣嚴定章程盡法懲治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署兩江總督何桂清等有人奏上海夷船輻
輳各省所產茶絲皆往該處售賣為徵課大宗夷人例准在水
次收買不准入內地乃近年夷人往往乘坐內河船隻挈帶夷

婦。往來窺伺。圖繪形勢。散布夷書。種種叵測等語。上海稅課。為數甚鉅。若聽夷人在內地購覓絲斤。稅課必至短絀。兼恐與奸民句結為患。著該督撫等申明例禁。不准夷人潛入內地。如有奸民圖利導引前來。即著從重懲辦。以重稅務而杜亂萌。原片著鈔給閱看。

丙申。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淳。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敦德奏。據黑河口卡官報稱。俄夷屢次駕船。帶領男婦。由江面經過。均聲稱駛赴關各貿易。

硃批。知道了。俄夷既明言貿易。尤應妥為羈縻。一切情形。查明據實入奏。

奕山等又奏。據黑龍江副都統報稱。俄夷駕大船多隻。於黑龍江城修岸。聲稱。伊國曾咨明理藩院。迄今未接回信。前欲取道蒙古境界。因薪水不便。今請由滿洲地方行走等語。詰其何往。據稱。欲赴日本國有事。該副都統欲詣舟次會見。該夷拔錨開行。不肯折回海蘭停泊。惟俄夷前由水路游行。尚屬安靜。近來欲由陸路取道。又不提及進京。種種詭詐。不知作何究竟。

硃批。覽奏已悉。該夷自意在赴天津。故此處並不作難。該夷亦明知內地難走。不過有此周折。抵京時據為口實。惟留泊海蘭夷船。作何詭態。續查具奏。赴津一事。斷不可向該夷詢問。

丁酉。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浙江杭州湖州各府地方。近年時有㖞咭唎夷合來坐船隻。潛入內河。往來窺伺。登高刪圖繪形勢。入市刪布散夷書。地方官並不查辦。遂致毫無顧忌。近復於烏程縣横塘橋。開設繭行。意圖偷漏關稅。有奸民吳香谷者。從中句結包攬。請飭查辦等語。浙省所產絲觔。為稅課大宗。止准夷人於水次收買。即由商人於賣貨時。代納稅課。若聽其潛藏內地。購繭繰絲。則稅銀必致短絀。於經費大有關繫。除已飭何桂清等於上海關各口申明例禁。不准該夷潛入內地外。著晏端書咨派幹員。前往烏程縣横塘橋。訪查句結包攬之吳香谷。拏獲嚴

鮮。並曉諭夷商遵照成約。各赴海口收買貨物。不准在內地違
留。其杭嘉湖各屬產絲處所偏僻地方。恐有奸民勾通藏匿者
一體嚴行查禁。並嚴定章程。將內地民人導引夷人漏稅者。從
重治罪。以杜後患。毋得視為具文。原片著鈔給閱看。
庚子。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淳齊齊哈爾副都統
那敦德奏。據三姓副都統咨報稱。有俄夷十餘名。駕船道
出黑河口。安靜東行。又據黑龍江副都統報稱。有夷人駕
船。隨帶糧械。順游下往。稱赴奇時闊吞有事。並據黑河口
委員稟稱。有江左占居夷人。在奇林地方。用羅鏡千里眼
瞭望山勢路徑繪圖。經委員將其逐回。隨即添派曉事官

弁帶兵馳往黑河口幫同各員妥為防守

硃批知道了

奕山等又奏竊奴才等前以俄夷喇嘛阿瓦拈瑪請由黑龍江行走及夷酋木哩斐岳幅折回海蘭泡行蹤未定已飭協領巴達朗貴訪查各情奏

聞在案茲准黑龍江副都統魁福又委員等轉據協領巴達朗貴報稱奉派查探夷酋於五月二十八九等日約有七八百人分駕木簰七十七串每串隨帶小船舦航一二隻不等牛馬器械俱全駛至海蘭泡停泊支搭帳房砍伐柳枝備編苫房並將載來舊房木植運上岸建房二十處又以銅

礮六尊。分載車船。以四尊對黑河屯安設。該協領即帶同
弁兵渡江往探。會晤木哩斐岳幅及夷官石沙木勒幅等
接見禮貌尚謙。問答一切。俱係石沙木勒幅以清語傳述。
該員等詰其何日折回。夷官稱尚有無數人船落後。一俟
到齊。即將海蘭泡事務。交西勒聆薩爵經理。伊與木哩斐
岳幅始行回國。至詢以蓋房何其若許。答以存糧棲身。迨
該員等往查虛實。見其夷人各有鳥槍腰刀。兼有演練槍
礮等事。適夷官又稱。後起人數尚多。有赴霍爾托庫市哩
雅奇咭駐紮者。有至此存留者。乞念兩國和好勿疑。並據
木哩斐岳幅飭該夷官述稱。請仿照恰克圖通商。或可倣

此相安。否則官不致生疑忌。而兵丁實難保其不無滋擾。
且通商亦不過貨換米麵菜蔬。人何疑忌之有。望速致達
上司。准行示遣是要。又稱連年經過。深累此處周恤。茲具
薄儀。餽送堂司及派來各官。就便代為轉呈。不受即非敢
知之道。經協領巴達朗賫正言婉辭。而夷官復托通達。併
候覆音等情。咨報前來。奴才等伏思該夷擁衆抵臨。軍火俱
備。建房二十處。共六十餘人。迭經委員往探。輒先餽以利
器。繼稱後起尚多。遂籲請通商。强欲餽送。誠如
聖訓。該夷情形。不過欲作通商地步。茲復果有是舉。仰見
皇上燭照化外。

睿慮周先。不勝欽佩之至。惟此次人眾勢熾。性近鷙悍。通商之請。

肇釁攸關。若阻則有觸而發。究竟立起。如允則遂其所願。

後患非宜。琴等反覆籌思。夷務係重。准駁兩不足恃。第因

時勢所迫。竟不得不暫顧目前。勉為聲請。恭候

欽定。已飭副都統魁福。派員傳諭該夷。聽候兩省酌覆。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俄夷擁眾拜來。要求通商一摺。據稱。五月二十八九等日。俄夷有七八百人。分駕木排。隨帶小船艤號。駛至海蘭泡停泊。建房二十處。並安設礮位。協領巴達朗貴晤會木哩斐岳幅。據稱。請仿照恰克圖通商。或可彼此相安。並稱後起人數尚多等語。是該夷欲占地通商。已明言不諱。該將軍

等辦理此事。固不可激生事端。亦不可不據理折辯。該夷餽送禮物。該將軍等自當嚴行拒絕。並禁諭該處民人私與交易。接濟食物。再於要隘處所。督飭弁兵。嚴加防範。使該夷行糧斷絕。難以久居。仍揀派明幹之員。告以中國與爾國和好有年。其地以興安嶺為界。自五年夏間。爾國有人船由黑龍江松花江行駛。並於闊吞地方。蓋房留兵。聲言為堵禦英夷。由中國地方行走。中國大臣。因念爾國百餘年相好。未便據情入奏。致生爭論。此次復在海蘭泡蓋房。聲言在此通商。強占中國地方。並非為堵禦英夷起見。不料中國以誠信相待。爾等仍不遵舊例。任意妄為。恐非爾國王之意也。至通商。亦須爾國行文理藩院奏請。

豈能憑爾等一言。我等即行入奏。况從前祇有恰克圖一處通商。道光三十年。又准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通商。原是大皇帝格外加恩。豈能屢次求請。况從前一處通商。百餘年相安無事。今加二處。而塔爾巴哈台即有爾國商人擅殺究全民人。以致積怨報仇。燒燬圈子。此案至今未結。中國因要好加恩。反增口舌。以後未必肯再加通商之處。至吉林黑龍江地方寒苦。並無出產。即求麵菜蔬。亦只敷本地民人食用。不能與人交易。又民情兇悍。動輒爭鬬。既無利可圖。又恐約束不周。互生嫌隙。有傷和睦。爾等當及早將人眾撤回。以全和好。若久居此地。我等不敢不據實奏聞大皇帝。逞闖吞屯之事。亦不得不奏。彼時定由

理藩院行知爾國查明何人從中搆釁欲起兩國爭端該爾國
王必當秉公懲辦也如此剴切曉諭察看該夷如何動靜如何
回覆一面密奏一面妥為防範無涉張皇
長蘆鹽政烏勒洪額前任布政使文謙直隸布政使錢炘
和奏津郡現在並無夷船蹤跡天津鎮道飭令弁兵駐守
海口遇有往來船隻逐細盤查督等公同商酌選派熟習
情形能耐風濤員弁出口密探倘該夷來與晤言可告以
天津地方兵衛嚴肅民情劃悍使其無可希冀再令員弁
察其來意分次與之接見
硃批知道了

烏勒洪額等又奏。琦烏勒洪額。親詣大沽海口。周歷查看。

海口設有礮臺四座。兩岸大小礮位。共一百四十二尊。試

放堅利。兩處兵丁。一千四百餘名。分派礮臺及扼要處所。

以防夷船駛入。布置均已周密。謹將海口情形。繪圖貼說

呈

覽。

硃批。知道了。圖留覽。

甲辰。廣州將軍擇克德訥奏。本年正月十五日。交卸起程。

於三月二十日到任。詢及夷船被懲後。已於上年臘月。退

出大石一帶河面停泊。未再攻擊有垣。現在水路地方。分

布舟師。層層堵禦。城上城下。以及北門外各處礮臺分布

旗營官兵防守。亦甚周密。惟嘆夷犬羊成性。詭詐異常。不

能不時刻嚴防。

硃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五